蹦迪的奶牛

Cow Dancing Disco

農夫們把那些俄羅斯奶牛趕入虛擬實境裡面,希望它們能夠愉快地產奶,真是十分現代的牛圈。用電力去模擬的夏日牧場,是奶牛在生理上總想待的地方,所以它們喜歡什麼,我們就餵給它們想吃的東西。奶牛有意識到受騙嗎?我們在乎嗎?大概是不在乎這些生靈的,我們從來不在乎 generator 們的感受。特別是如果將這一騙局維持下去,永遠沒有碎裂的一天,大概它們也會毫髮無傷,察覺不出異樣。我們在收穫的期待中勒緊圈養著活物的柵欄,然後 mind our own business。

以前我們剝奪奶牛的自由,密集地關押在狹長的房間。現在我們**以最大的程度放寬了它們的自由**,卻剝奪了視覺。(即將剝奪知覺?) 有一天我們將喝到這樣的牛奶——奶牛欣賞的,是偽造的自然;哺育著我們的,是偽造自然的乳汁。同樣的甘甜。

上個月在保利看了由孟京輝改編老舍的《茶館》,演員在舞臺上蹦迪。法國批評人講它太超過(over-the-top special effects)和太低俗(naff stadium rock opera)。中途不斷有人離場,亦有廣眾直接打斷表演質疑是否是在演茶館。起火點我想是當時在諷刺生活低潮的垃圾話,它直接戳在了觀眾的心口上——我■■不需要你來羞辱我的現實生活我給錢是要你餵給我茶館的混蛋。奶牛看見了讓它們恐懼的東西,之後它們受驚著怒吼。

當你發現其實自己才是奶牛的時候,do you fancy a cigarette out there?出門透透氣,然後默默回到暖屋。必須要活下去。有那麼一些瞬間,你不大想把這種眩暈感概括為現世的焦慮。期望著有那麼一天,奶牛們掙破VR頭盔,一齊向圍欄外面衝。但這實在是另一種虛擬幻象。

御薬袋托托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